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六十四上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

師古曰分嚴安
以後為下卷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

張晏曰夫
子嚴忌也

或言族家子也

師古曰亦云夫
子之族子也

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

是獨擢助為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
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臯膠倉終軍嚴葱奇等並
在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制度
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

師古曰婁古屢字

公孫弘起徒

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朝覲奏事因言

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

文

師古曰中謂天子之賓客若嚴助之輩也外謂公卿大夫也

大臣數詘

師古曰謂計議不如

助等每詘服也音丘勿反

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臯嚴助吾丘壽王

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

畜之

師古曰論議委隨不能持正如樹木之無根柢也

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

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為越人相攻擊

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

師古曰言不臣屬於中華

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

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

師古曰舉總也

言總天下乃至京師皆棄也

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

所愬

師古曰振舉也起也安焉也

又何以子萬國乎

師古曰子謂

上

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廼

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

師古曰以法距之為

無符驗也

助廼斬一司馬諭意指

師古曰以天子意指曉告之

遂發兵浮

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

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

師古曰多簡重也

大為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

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

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

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

孟康曰攝安也奇奴協反

人安其生自以沒

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

重之

師古曰重難也

越方外之地剡髮文身之民也

晉灼曰淮南云越人

剡髮張揖以為古剪字也師古曰剡與剪同張詠是也

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

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

師古曰與讀曰豫

非彊弗能

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

國也

師古曰地不可居而民不可牧養也

故古者封內甸服

師古曰封內謂封圻千里

之內也。甸服主治王田以供祭祀也。

封外侯服

師古曰：封外千里之外。侯也。侯，侯也。為王者斥侯。

衛賓服

服，皮曰侯。服之外又有衛服。賓，賓也。見於王也。侯，衛二服同為賓也。

蠻夷要服

師古

曰：又在侯衛之外而居九州之內也。要言以文德要來之耳。畜一遙反。

戎狄荒服

師古曰：此在九

州之外者也。荒言其荒忽絕遠來去無常也。

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

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

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

竹之中。

服虔曰：竹叢也。音皇。師古曰：竹田曰篁。

習於水關，便於用舟，地深

昧而多水險。

師古曰：昧，暗也。言多草木。

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

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

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

百千里

師古曰間中間也或八九百里或千里也

阻險林叢弗能盡著

師古曰不

可盡載於圖也
著音竹助反

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

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

師古曰戴白言白髮在首

民得夫婦

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

不輸大內

應劭曰越國僻遠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也大內都內也國家寶藏也師古曰百官

公卿表云治粟屬官有都內令丞也

一卒之用不給上事

師古曰給供也

自相攻

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

師古曰疲勞中

國之人於蠻夷之地

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

法度非一日之積也

師古曰積久也

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

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得賣爵贅

子以接衣食

如淳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為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為奴婢師古曰贅質也

一說云贅子者謂今子出就婦家為贅壻耳贅壻解在賈誼傳

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

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

師古曰生謂生業復

音扶

目反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

師古曰資猶齎

輿轎而

踰領

服虔曰轆音橋謂隘道與車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陵絕水曰轆音

旗廟反領山嶺也不通船車運轉皆擔輿也師古曰服音瓚說是也項氏謬矣此直言以轆過領耳何云陵絕

水乎又旗廟之音無所依據踰與踰同○劉攽按今南方竹輿正作旗廟音項亦未可全非 柁舟而

入水

師古曰柁曳也音它

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

擊石

師古曰謂船觸石難以行也

林中多蝮蛇猛獸

師古曰蝮惡蛇也音敷福反解

在田

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

師古曰泄吐也音弋制反

屬音之

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

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

文穎曰先臣淮南厲王長也間忌人姓名

師古曰淮南王傳作簡忌此本作問轉寫字誤省耳

以其軍降處之上塗

蘇林曰塗音耿

會之會師占

曰音工合反

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擢

師古

曰言常居舟中水上而又有擢擢行舟之役故多死也擢音直孝反

未戰而疾死者過半

親老涕泣孤子號號

師古曰號古啼字

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

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

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

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

師古

曰薄也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

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

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

師古曰方內中國四方之內也

而使陛

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

晏開

師古曰晏晚也言有兵難故邊城早閉而晚開也

鼃不及夕

師古曰鼃古朝字也言憂

危亡不自保也

臣安竊為陛下重之

師古曰重難也

不習南方地形者

多以越為人衆兵彊能難邊城

服虔曰謂邊城作難也

淮南全國

之時多為邊吏

師古曰全國謂未分為三之時也淮南人於邊為吏與越接壤故知其地形也

臣竊聞之與中國異

師古曰言其風土不同

限以高山人迹所絕

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

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

師古曰言水流湍急石為之漂轉觸破舟船也漂音匹逢反

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

中

韋昭曰越邑今鄱陽縣也

積食糧廼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

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

○宋祁曰浙本奈字上有無字

且越人繇力薄材

孟康曰繇音滅薄力也師古曰繇弱也言

其柔弱如繇讀如木字孟說非也

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

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

師古曰能

也堪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廼足師古曰本

下言不滅也漢軍多之輓車奉饌者不在其中師古曰輓引也

音晚饌南方暑溼近夏瘴熱師古曰瘴黃病音丁幹反暴露水居蝮

蛇蠱生師古曰蠱毒也音瘞○疾癘多作○宋祁曰累宋祁曰浙木生作蠱

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

償所亡師古曰舉謂總取也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

師古曰甲者閩王弟之名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

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師古曰存謂省問之施德垂賞以招致之

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

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

李奇曰如人畜養六畜也師古曰在謂畜

養之耳非六畜也

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

師古曰共讀曰供

陛下

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

師古曰組者印之綬

不勞一卒

不頓一戟

師古曰頓壞也一曰頓讀曰鈍

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

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

阻

師古曰如雉兔之逃竄而入山林險阻之中

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

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食糧乏絕

師古曰罷讀曰疲勸亦倦字

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紵

師古曰樹植也機縷曰紵

維音人禁反

丁壯從軍老弱轉餉

師古曰餉亦餽字

居者無食行者

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

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

張晏曰郡都尉姓屠

名睢也

又使監祿鑿渠通道

張晏曰監郡御史也名祿

越人逃入深山

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

宋祁曰越本持作引

士卒勞勸越廼出擊之

宋祁曰越本無廼字

秦兵大破廼發適

戍以備之

師古曰適讀曰適

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

師古

曰靡散也齊縻

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為

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

生之者也

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師旅行必殺傷士衆侵暴田畝故荒殘而生荆棘也

兵者

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

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

師古曰既濟九三爻辭

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

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

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

師古曰校計也不敗與計強弱曲直

如使越人蒙

死微幸以逆執事之顏行

文頤曰顏行猶鴈行在前行故曰顏也師古曰蒙犯也行

音胡郎反○宋祁曰越本無死字

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

張晏曰廝微輿

衆也師古曰廝析薪者輿主駕車者此皆言賤役之人

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

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薮為囿江漢

為池

師古曰八薮謂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汧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鄭

有圃

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

師古曰千官猶百官也多言之耳共讀曰供

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

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

師古曰負背也白與黑畫為斧文謂之黼也依讀曰扆扆

形如屏風而曲之畫以
蕭大張於戶牖之間

馮玉几

師古曰馮
讀曰凭

南面而聽斷

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

師古曰嚮
讀曰響

陛下垂德惠

以覆露之

師古曰露謂使之沾潤澤
也或露或覆言養育也

使元元之民安生

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

山而四維之也

師古曰維
謂繫繫之

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

閒

如淳曰得其地物不足
為一日閒暇之虞也

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

允塞徐方既來

師古曰大雅常武之詩猶道也允信也
塞滿也既盡也言王道信充滿於天下

則徐方非夷
盡來服也

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

勞而君子養焉

師古曰言農夫勤力於耕稼所得五穀以養君子也

愚者言而智

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鄣蔽人臣之任

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

師古曰畢盡也

盡言其意也

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

師古曰言漢發一使鎮撫之則越人賓服不煩兵往

是時漢兵遂出踰嶺

○宋祁曰一本

踰字上有未字

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

南之意美將卒之功

○宋祁曰浙本卒作率

廼令嚴助諭意風指

於南越

師古曰風讀曰諷以天子之意指諷告也○宋祁曰一本南越下有王字

南越王頓

首曰天子廼幸興兵誅閩越死無以報即遣太子隨助
人侍助還又諭淮南曰皇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王上

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夙興夜寐明不能燭

師古

曰燭
照也

重以不德

師古曰重
音直用反

是以比年凶菑害衆

師古曰
菑古災

字

夫以眇眇之身託于王侯之上內有饑寒之民南夷

相攘

師古曰攘謂相侵
奪也音人羊反

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

深惟重慮

師古曰惟思
也慮計也

明太平以弼朕失稱三代至盛

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服藐然甚慙

如淳曰王之
所言藐然聞

之甚熱也師古曰藐謂遠也言不可及也藐音武卓反

嘉王之意靡有所終師古曰靡

無也終極也

使中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諭意曰今者

大王以發屯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

居遠事薄遽不與王同其計

如淳曰薄迫也言事迫不暇得先與王共議之或曰

薄語助也師古曰薄迫是也遽速也音其据反

朝有關政遺王之憂

師古曰朝政有關乃

使王有憂也遺猶與也

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

也

師古曰重難也

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

為天下宗操殺生之柄

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千高反

以制海內之命

危者望安亂者印治

師古曰印讀曰仰謂仰而望之

今閩越王狼戾不

仁

師古曰狼性貪戾凡言狼戾者謂貪而戾

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為甚多

不義又數舉兵侵陵百越并兼鄰國以為暴彊陰計奇

策入燔尋陽樓船

師古曰漢有樓船貯在尋陽也

欲招會稽之地以踐

句踐之迹

師古曰先是越王句踐稱霸中國今越王欲慕之句踐功侯反

今者邊又言

閩王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為萬民安危久遠之計使人

諭告之曰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

其以虎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或於逆順不奉明詔則

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苦

士卒乎

師古曰王者之兵但行誅耳無有戰鬪故云不伐也

故遣兩將屯於境上

震威武揚聲鄉

師古曰鄉讀曰響

屯曾未會

師古曰言兵未盡集

天誘其

衷閩王隕命輒遣使者罷屯毋後農時

師古曰今及農時不待後也

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革心易行身從使者入

謝

師古曰革改也

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

師古曰服謂朝服也

故遣太子

嬰齊入侍病有瘳願伏北闕望大廷以報盛德閩王以

八月舉兵於冶南

蘇林曰山名也今名東冶屬會稽

士卒罷倦

師古曰罷讀曰

疲

三王之衆相與攻之因其弱弟餘善以成其誅至今

國空虛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

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而閩王伏

辜南越被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

之所出也事效見前

師古曰見顯也前謂目前

故使臣助來諭王意

於是王謝曰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妄妄以

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安以所不聞

師古曰先未聞者今得聞也

誠不勝厚幸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

還上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助侍燕從容

師古曰從容閒語也從音千容反

上

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為友壻富人所辱

師古曰友壻同

門之

上問所欲對願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

數年不聞問

師古曰無善聲

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

之廬

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廬

勞侍從之事懷故土

師古曰懷

思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

師古曰越種北非一故言諸

枕大江

師古曰枕臨也

間者濶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

蘇秦從橫

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助恐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于

鄭不能事母故絕之

師古曰周惠王之子襄王也弟叔帶有寵於惠后欲立之故襄王避

難而出奔也傷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於鄭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臣事君

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

計最

如淳曰舊法當使丞奉歲計今助自欲入奉也晉灼曰最凡要也

詔許因留侍中

有奇異輒使為文

師古曰謂非常之文

及作賦頌數十篇後淮南

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

上薄其罪欲勿誅

師古曰以其過為輕小

廷尉張湯爭以為助出

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

治助竟棄市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

樵賣以給食

師古曰艾讀曰刈給供也

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

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

師古曰嘔讀曰謳音一侯反

買臣愈

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

○宋祁曰

浙本無富字

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

師古

曰女皆讀曰汝

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

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

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饑寒呼飯飲之

師古曰飯謂飲之音扶晚

反飲音於禁反

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

師古

曰買臣身自庀卒而與計吏將重車也載衣食具曰重車重音直用反

詣關上書書久不

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之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乞音

氣匄音工大反

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

帝甚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

是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以為罷敞中國

師古曰罷讀曰疲

上

使買臣難詘弘語在弘傳後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

是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

師古曰泉

山即今泉州之山也臨海去海十餘里保者保守之以自固也說者乃云保是地名失之矣

一人守

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

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

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

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

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

師古曰須

待也

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

師古曰飯音扶

晚反拜為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

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

師古曰直請曰佐

不視買臣買臣入室

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

師古曰見顯示也

守邸怪之

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

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

師古曰誕大言也呼音火故反次下亦同

守邸曰試

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

坐中驚駭白守丞

服虔曰守邸丞也張晏曰漢舊郡國丞長吏與計吏俱送計也師古曰張

說是也謂之守丞者繫太守而言也守齊式授反

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

徐出戶有頃長安廐吏乘馬車來迎

張晏曰故事大夫乘官車駕駟

如今州牧刺史矣

買臣遂乘傳去

師古曰傳音張繼反

會稽聞太守且至

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

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

中給食之

師古曰食讀曰飢

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

令葬

師古曰乞音氣

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

焉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

等俱擊破東越

師古曰說讀曰悅

有功徵入為主爵都尉列於

九卿數年坐法免官復為丞相長史張湯為御史大夫

始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貴用事湯尚為小吏趨走買臣

等前後湯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湯及買

臣為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

見湯坐牀上弗為禮

師古曰言不動容以禮之也為音于偽反

買臣深怨常

欲死之

師古曰致死以害之宋祁曰越本無深字

後遂告湯陰事湯自殺

上亦誅買臣買臣子山拊

如淳曰拊音夫

官至郡守右扶風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

蘇林曰博

之類不用箭但行梟散孟康曰格音各行伍相各故言
各劉德曰格五棊行策法曰策白乘五至五格不得行
故云格五師古曰即今
戲之策也音先代反 詔使從中大夫黃仲舒受春秋

高材通明遷侍中中郎坐法免上書謝罪願養馬黃門

上不許

師古曰請於黃門供養馬之事

後願守塞捍寇難復不許久之

上疏願擊匈奴詔問狀壽王對良善復召為郎稍遷會

東郡盜賊起拜為東郡都尉上以壽王為都尉不復置

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熟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

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

師古曰言其無方而至若車輪之歸於轂

以為

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

重

師古曰郡守都尉皆二千石以壽王為都尉不置太守兼總二任故云四千石也

職事並廢

盜賊從橫

師古曰從音子庸反

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罪因

言其狀後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奏言民

不得挾弓弩十賊彊弩百吏不敢前

張晏曰彊音郭師古曰引滿曰彊

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

也

師古曰蕃亦多也音扶元反

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

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賊其執必得盜賊有害無

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

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

禁暴討邪也

師古曰五兵謂矛戟弓劒戈

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

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

王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內抗敝

師古曰抗訛盡也齊五官反

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

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

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

師古曰以法令為首

去仁恩而任刑戮

師古曰去除也

墮名城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殺豪桀

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耒耜相撻擊

師古曰耰摩田之器

也耒馬耨也挺大杖也耰音憂耒音之累反挺音大鼎反

犯法滋衆盜賊不勝

師古曰滋

益也不勝言不可勝也

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

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

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

而封

師古曰白屋以白茅覆屋也壽王言此者并以譏公孫宏

宇內日化方外鄉風

師古曰鄉讀曰嚮

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

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

師古曰有四
方捍禦之事

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

師古曰論語
載孔子之言

大射

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

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

師古曰小雅賓之初筵之
詩也侯所以居的以皮為

之天子射豹侯諸侯射熊侯卿大夫射麋侯士射鹿豕
侯抗舉也射夫衆射者也同同耦也言既舉大侯又張
弓矢分耦而射則獻
其發矢中的之功也

言貴中也

師古曰中
音竹仲反

愚聞聖王合

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
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

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

抵法禁

師古曰抵觸也

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

師古曰擅專也

竊以為

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

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及汾陰得寶鼎武

帝嘉之薦見宗廟臧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

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

周鼎羣臣皆以為然壽王獨以為非何也有說則可無

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

於公劉大於太王

師古曰公劉后稷曾孫也太王丈王之祖則古公亶父也

成於文

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

師古曰昭明也漏言潤澤下露如屋之漏

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與漢迺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斤後坐事誅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術

服虔曰蘇秦法
百家書說也師

古曰長短解在張湯
傳從橫說在藝文志

晚廼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齊諸

子間

師古曰諸子
諸侯王子

諸儒生相與排儔不容於齊家貧假

資無所得

師古曰資
齊土得反

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

以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廼西入關見衛將軍

師古
曰衛

青

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

之廼上書闕下朝奏募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

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

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

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

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

師古曰司馬穰苴善用兵

著書言兵法謂之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

天下既平天子大愷

應劭曰大愷周禮還師振旅之樂也

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

不忘戰也

師古曰春為陽中其行木也秋為陰中其行金也金木兵器所資故於此時蒐獮治兵也

蒐蒐索也取不孕者獮應殺氣也振整旅衆也獮音先淺反

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

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

重行之

師古曰重難也

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

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

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

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

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

不可調而守也

李奇曰不可和調也

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

國甘心匈奴

師古曰靡散也音靡其下類此

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

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

生五穀

師古曰地多沮澤而鹹鹵

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

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

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

芻輓粟

師古曰運載芻粟令其疾至故曰飛芻也輓謂引車船也音晚

起於黃腫琅邪

負海之郡轉輸北河

師古曰黃腫二縣名也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緣海諸郡皆令

轉輸至北河也腫

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師古曰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

路所費凡用百九十斛乃得一石至

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

師古曰餉亦餼字

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

道死者相望

師占曰道死謂死於路也

盖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

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

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

師占曰搏野也

持人之陰景言不可得也

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

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廼使劉敬往結

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

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

師占曰覆音芬目反

係

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

行盜侵毆所以為業天性固然

師古曰來侵邊境而毆略人為也毆與驅同其

字從支音
普木反

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

師古曰程課也督視責也

禽獸

畜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

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

生事苦則慮易

師古曰言思慮變易失其常也

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

將吏相疑而外市

張晏曰與外國交市已利若章邯之比也

故尉佗章邯得

成其私

師古曰佗音徒何反

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

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

師古曰此周書者本尚書之餘

願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
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

師古曰言皆者各在何處。宋祁曰皆字疑作比。謂言比來在何處也。若云皆安在則似淺而不雅。廼拜

偃樂安皆為郎中偃數上疏言事遷謁者中郎中大夫

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疆弱之形

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

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

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以逆京師今以法割

削則逆節萌起

師古曰萌謂事之始生如草木之萌芽也

前日朝錯是也今

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

師古曰適讀曰嫡

餘雖骨肉無

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兼并之家亂衆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之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橫

師古曰橫音胡孟反

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

身不得遂

師古曰遂猶達也

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

我阨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亨耳

張晏曰五鼎食

牛羊豕魚麋也諸侯五卿大夫三師古曰五鼎亨之謂被饗亨之誅

吾日暮故倒行逆施

之

師古曰暮言年齒老也倒行逆施謂不遵常理此語本出伍子胥偃述而稱之

偃盛言朔方

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

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

弘曰秦時嘗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

師古曰就成也

已

而棄之朱買臣難誦弘遂置朔方本偃計也元朔中偃

言齊王內有淫失之行

師古曰失讀曰佚音尹一反

上拜偃為齊相

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

師古曰數貴也數音所具

反

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

師古曰衣音於既反

食讀曰飮內門謂內之於門中也

今我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

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廼使人告王與姊姦事動王

宋

祁曰越本告作以

王以為終不得脫恐效燕王論死廼自殺偃

始為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

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為居中不敢發及其為齊相出關

即使人上書告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多以得封者

及齊王以自殺聞

宋祁曰浙本云及齊以王自殺聞

上大怒以為偃劫

其王令自殺廼徵下吏治偃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劫齊

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

為郡入漢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廼遂族偃偃

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獨孔車收葬焉

上聞之以車為長者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

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

千乘之尊尺土之地

宋祁曰越本尺作疆

身非王公大人名族

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

然起窮巷奮棘矜

師古曰棘戟也矜者戟之把也時秦銷兵器故但有戟之把耳矜音巨巾

反此下亦同

偏袒大呼

師古曰呼音火故反

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

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

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

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

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

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

師古曰攘謂侵取漢地

而身

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

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

故諸侯無竟外之助

師古曰竟讀曰境其下同

此之謂瓦解故曰天

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

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

師古曰首難謂首唱而作難也

陳涉是

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

師古曰韓魏趙三國本共分晉故稱三晉

天下雖未

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

為禽

師古曰還
讀曰旋

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

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聞者關東

五穀數不登

宋祁曰浙
本無數字

年歲未復

師古曰復
奇扶日反

民多窮

困重之以邊境之事

師古曰重
音直用反

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

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

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

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

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困滛從

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

師古曰自若者言如其常無所廢損也從讀曰縱

金

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朱儒之笑不乏

於前而天下無宿憂

師古曰宿久也

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

服虔曰夏禹也子湯也湯子姓

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

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

未必不復興也

師古曰侔等也

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

揚廣譽於常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

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

師古曰依讀曰宸已解於上

此陛下之所

服也

師古曰服事也

臣聞圖王不成其敬足以安

師古曰言其敬末之法猶

足自安也

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

哉

師古曰奚何也

前漢書卷六十四上

前漢書卷六十四上考證

嚴助傳獨擢助爲中大夫。

臣召南

按助對策在建元

元年

膠倉。

臣召南

按藝文志作聊蒼縱橫家有待詔金馬

聊蒼三篇班自注曰趙人武帝時又嚴葱奇志作莊

忽奇官常侍郎有賦十一篇班自注曰枚臯同時盖

其人本姓莊史因避明帝諱改爲嚴猶莊忌莊助稱

嚴忌嚴助也

以問太尉田蚡。通鑑考異曰：是時蚡不為太尉，云太尉誤也。下云太尉不足與計，蓋亦追呼其官，或亦誤耳。

必先田餘干界中。注韋昭曰：越邑。臣召南按：韋注非也。餘干，卽志所謂餘汗，屬豫章郡，非越邑也。越人先於餘干縣接界之地治田耳。

閩越王弟甲。注師古曰：甲者閩王弟之名。顧炎武曰：卽下文所云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者也。當淮南

王上書時不知其名故謂之甲猶云某甲耳師古注
非

朱買臣傳故東越王居保泉山注師古曰卽今泉州之
山也。

臣召南

按泉山今曰清源山在泉州府城北

去海甚近而下文乃云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
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然則所謂大澤中者卽大海
中島嶼歟

買臣入室中。顧炎武曰卽會稽邸中也邸如今京師

之會館

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臣召南按說出勾章

浮海從東方往即前買臣所畫浮海直指泉山之策也

吾邱壽王傳連十餘城之守○地理志東郡領二十二縣都尉治東阿壽王時以都尉兼太守則並屬都尉矣

主父偃傳元光元年廼西入關云云○通鑑考異曰漢

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徇南夷朝夜
郎降羌楚畧歲州其事皆在元光元年以後蓋誤以
朔字為光字耳

轉輸北河。胡三省曰河水逕安定北地朔方界皆北
流至高關始屈而東流過雲中楨林縣又屈而南流
故朔方雲中之河謂之北河

徐樂傳燕郡無終人也。顧炎武曰地理志無燕郡而
無終屬右北平考燕王定國以元朔二年秋有罪自

殺國除而元狩六年夏四月始立皇子旦為燕王其
間為燕郡者十年而志軼之也徐樂上書常在此時
而無終於其時屬燕郡後改屬右北平耳

前漢書卷六十四上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六十四下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瑯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

師古曰此卷首尚載嚴朱吾丘主父
徐者存其本書題目以示不變易也

嚴安者臨菑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師古

曰鄒衍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師古曰當時則用過

則舍之

師古曰非其時則廢置也

有易則易之

師古曰可變易者則易也

故守一

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

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

蘇林曰族音奏師古曰節止也

奏進也

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

孟康曰觀猶顯也師古曰顯示之使其慕欲也

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

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瞻

師古曰瞻足也

民離本而徼末矣

師古曰徼要求也音工亮反

末不可徒得

師古曰徒空也

故搢紳者不憚為

詐帶劔者夸殺人以矯奪

師古曰夸大也競也矯偽也

而世不知媿

故姦軌浸長

師古曰浸漸也

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

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

如淳曰采飾也師古曰采者大過其實也

教失而

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

師古曰範謂為之立法也

是以天

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

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

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

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

師古曰蕃多也遂成也字

生也蕃音扶元反

民不夭厲和之至也

師古曰厲病也

臣聞周有天下

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

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

師古曰伯讀曰霸更伯音工衡反其下並同

伯

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

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

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

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

師古

曰車轂相擊言其衆多也從音子容反

介胄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

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

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虞

師古曰虞懸鍾者也解在賈山司馬相如傳

示不

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

生

師古曰言天下既免戰國之苦若逢明聖之鄉使秦主則可以更生而秦皇反為虐政以殘害也

鄉使秦

緩刑罰薄賦斂

師古曰鄉讀曰嚮

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

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

是風循其故俗為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

令苛調諛者衆

師古曰調古諂字

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

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

師古曰辟讀曰關

戍於

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

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

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

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

師古曰挂懸也

宿兵於無用

之地

師古曰宿留也

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

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

大畔陳勝吳廣舉陳

師古曰舉謂起兵也

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

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

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

吏

師古曰長官謂一官之長也

無尺寸之執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

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

張晏曰長

進益也師古曰言其稍稍攻伐進益土境以至疆大也長音竹兩反伯讀曰霸時教使然也秦

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

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狗南夷朝夜郎降羌焚畧

葳州建城邑

張晏曰葳貉也師古曰葳與穢同

深入匈奴燔其龍城

師古

曰燔燒也龍城匈奴祭天處燔音扶元反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

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

國家

師古曰累音力瑞反

非所以子民也

師古曰子謂養之如子也

行無窮之

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曄而不解

師古曰曄相連引也音女居反

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

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

師古曰矯正曲使直也控引也

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多而變起

。宋祁曰多或作久

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

師古曰幾音鉅

依反次下亦同

列城數十形東壤制

孟康曰言其土地形勢足以束制其民

帶脅

諸侯

師古曰帶者言諸侯之於郡守譬若佩帶謂輕小也脅謂其威力足以脅之也一曰帶在脅旁附著

之義也

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

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丈刻欲大無窮也今郡

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

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

諱也

師古曰言不可盡諱者言必滅亡也

後以安為騎馬令

師古曰主天子之騎馬也

騎音其

寄反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

中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

師古曰博士弟

子屬太常受遣者由郡遣詣京師

太守聞其有異材召見軍甚奇之與

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

軍為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

蹄

師古曰每一足有五蹄也

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

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

師古曰訪其微應也

軍上對曰臣聞詩頌

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

屏蔽葦與鳥魚羣

師古曰葦蘆也成長則曰葦葦音加

正朔不及其俗有

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

居

蘇林曰薦草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薦讀曰荐荐屢也言隨畜牧屢易故居不安往也左傳戎狄荐居者也

。宋祁曰注文中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擗大將軍

秉鉞單于犇幕

師古曰犇古奔字

票騎抗旌昆邪右社

師古曰抗舉也

右社從中國化也昆音下門反

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

師古曰洽溥也暢達也

若

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族賢縣賞待功

師古曰族古侯字次下亦

同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

師古曰罷讀曰疲謂不堪職任者也勞力

歸農畝也刑於宇內矣

師古曰刑法也言成法於宇內也一曰刑見也

履衆美而不

足懷聖明而不專

師古曰言自謙也

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

所宜

服虔曰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鄭氏曰於三宮班政教有文質者也

封禪之君無聞

焉

張晏曰前世封禪之君不聞若斯之美也

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

師古曰謂始受

命之君也

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

於無窮

師古曰潤色謂光飾之

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

應見

師古曰休美也徵證也

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勒成專

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

師古曰燔祭天也瘞祭地也祭天則燒之祭地則薶之郊

宮謂泰畤及后土也。劉攽曰是時未有泰畤后土頗注失之

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

氣塞明

師古曰塞荅也明者明靈亦謂神也

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

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

師古曰謂

伐紂時解在董仲舒傳

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

師古曰以饋謂

克祭也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

日改定告元

張晏曰改元年以告神祇也師古曰昭明也今善也。劉奉世曰軍此對頗可疑按

紀獲麟在元狩元年昆邪降在二年其上對已大緩又史記封禪書元鼎三年有司始言元不宜以一二數乃云三元為狩蓋於此年追述三元也而軍此云宜改元史又云由是改元有來降者皆可疑軍對非真史誤因之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以應緝熙

服虔曰苴作席也張

晏曰江淮職貢三脊茅為藉也孟康曰嘉號封禪也泰山在齊分野故曰營丘也或曰登封泰山以明姓號也師古曰苴音祖又音子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謂史官也紀記也

蓋六鵷退飛逆也

張晏曰六鵷退飛象諸侯畔逆宋襄公伯道退也

白魚登舟

順也

張晏曰周木德也舟木也殷水德魚水物魚躍登舟象諸侯順周以紂畀武王也臣瓚曰時論者未

以周為木殷為水也謂武王伐殷而魚入王舟象征而必獲故曰順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夫明闇之

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

師古曰亂變也

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

明同本也

師古曰并合也獸皆兩角今此獨一故云并也

衆支內附示無外也

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

化者焉

師古曰要衣裳謂著中國之衣裳也編讀曰辦要音一遙反

斯拱而歿之耳

師古曰拱手而待之言其即至

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為元狩後數

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衆來降者時皆以軍言為中

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偃矯

制

師古曰矯託也託言受詔也

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

如淳曰鑄鐵如淳曰鑄鐵如淳曰鑄鐵

之還奏事徙為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

法至死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

萬民顓之可也

師古曰顓與專同下亦類此

湯以致其法不能誅其

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執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己之宜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臧師古

曰先有畜積

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

萬民為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

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師古

曰度計也音大各反

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執宜

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

耕種贍民器也

師古曰贍足也

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

師古曰備

者猶今言調度

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

師古曰重問之

偃已

前三奏無詔

師古曰不報聽也

不惟所為不許

師古曰惟思也

而直矯

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

師古曰干求也采取也

此明聖所必

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

師古曰八尺曰尋孟子之書

曰陳代問於孟子曰枉尺直尋若可為也孟子曰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尋長而尺短故陳代言所直者多而所曲者少則可為之孟子以

為苟有少曲則害於大直故不可也

今所犯罪重所

就者小

師古曰就成也

偃自予必死而為之邪

師古曰予許也

將幸誅

不加欲以采名也

師古曰幸冀也

偃窮詘服罪當死軍奏偃矯

制頒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即罪

師古曰徵召也即就也

奏

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

步入關關吏予軍繻

張晏曰繻音須繻符也書帛裂而分之若券契矣蘇林曰繻帛邊也

舊關出入皆以傳傳煩因裂繻頭合以為符信也師古曰蘇說是也

軍問以此何為吏曰

為復傳

師古曰復返也謂返出關更以為傳復音扶福反傳音張戀反次下亦同

還當以合

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為謁者

使行郡國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後亦同。劉建節東秦世曰還當以合符還字宜屬上句

建節東

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迺前棄繻生也軍行郡國所

見便宜以聞還奏事上甚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當發使使匈奴

師古曰漢朝欲遣人為使於匈奴也

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

師古曰言行草中使

草偃臥故云橫草也

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

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啓前行

師古曰行音下郎反

駕下不習金革

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盡

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

師古也孤遠也外官謂非

侍衛之臣也

不足以亢一方之任

師古曰亢當也音抗

竊不勝憤懣詔

問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擢為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

迺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

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

師古曰言如馬羈也

軍遂往說

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賜南

越大臣印綬壹用漢法以新改其俗令使者留填撫之

師古曰填音竹乃反

越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

者皆死語在南越傳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

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

師古曰被姓也音皮義反

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

馬門

師古曰華音戶化反

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

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

琴者勃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於是益州刺史

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

作中和樂職宣布詩

師古曰中和者言政治和平也樂職者言百官各得其職也宣布者

風化普洽 無所不被 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汜鄉

侯何武為僮子選在歌中

師古曰汜音凡

久之武等學長安歌

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

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褒既為刺史作頌

師古曰即上中和樂

職宣布詩也以美盛德故謂之頌也

又作其傳

師古曰解釋頌歌之義及作者之意

益州刺

史因奏褒有軼材

師古曰軼與逸同

上迺徵褒既至詔褒為聖

主得賢臣頌其意褒對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

之麗密

師古曰純絲也謂織為縉帛之麗絲縵之密也一說純綿不雜綿也

美藜哈揆者

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

服虔曰唅音舍師古曰糗即今之熬米麥所為者音丘九反又

音昌少反

今臣辟在西蜀

師古曰辟讀曰僻

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

茨之下

師古曰蓬茨以蓬蓋屋也茨音才私反

無有遊觀廣覽之知顧有

至愚極陋之累

師古曰顧猶反也累音力瑞反

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指

師古曰塞當也

雖然敢不畧陳愚而抒情素

師古曰抒猶泄也音食汝反

記

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

服虔曰共敬也張晏曰要春秋稱元年春王正月此五始

也師古曰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是為五始共讀

曰在乎審已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

則趨舍省而功施普

師古曰趨讀曰趣普博也

器用利則用力少而

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

應劭曰矻

矻勞極貌如淳曰健作貌也師古曰如說是也矻音口骨反

及至巧冶鑄千將之樸

清水焯其鋒

師古曰焯謂燒而內水中以堅也焯音千內反

越砥斂其

号

晉灼曰砥石出南昌故曰越也師古曰号刀旁也音五各反。宋祁曰别本注文砥字下無石字

水

斷蛟龍陸剝犀革

師古曰剝截也音之克反又音徒官反

忽若彗記畫塗

師古曰彗帚也記記灑地也塗泥也如以帚掃記灑之地以刀畫泥中言其易。宋祁曰别本注文只一記字

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

張晏曰離婁黃帝時明目者也應劭曰公輸魯

般性巧者也師古曰督察視也

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濶者工用

相得也

師古曰濶亂也音胡頓反

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

進於行

師古曰吻口角也策所以擊馬也

匈奴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

齧鄰驂乘旦

孟康曰良馬低頭口至鄰故曰齧鄰張晏曰駕則旦至故曰乘旦師古曰乘音食證

反

王良執靶

張晏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晉灼曰靶音霸謂轡也師古曰參驗左氏傳及國語孟

子郵無恤郵良劉無止王良總一人也楚辭云騏驎蹄踳於敝輦遇孫陽而得代王逸云孫陽伯樂姓名也列子

云伯樂秦穆公時人考其年代不韓哀附輿應劭曰世相當張說云良字伯樂斯失之矣韓哀附輿本韓哀作

御師古曰宋衷云韓哀韓文侯也時已有御此復言作者如其精巧也然則善御者耳非始作也縱馳

騁驚忽如景靡

師古曰亂馳曰驚景靡者如光景之徙靡也

過都越國蹶如

歷塊

師古曰如經歷一塊言其速疾之甚塊音口內反

追奔電逐遺風

師古曰呂氏春

秋云遺風之乘言馬行尤疾每在風前故遺風於後今此言逐遺風則是風之遺逸在後者馬能逐及也周

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

師古曰遼謂所行遠故

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

師古曰鬱熱氣也燠溫也音於六反襲

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

師古曰悽愴寒冷也煖音乃短反

何則

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

是以嘔喻受之

應劭曰嘔喻和悅貌師古曰嘔音於付反

開寬裕之路以延

天下英俊也

師古曰裕饒也

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

士者必樹伯迹

師古曰伯讀曰霸

昔周公躬吐捉之勞故有圖

空之隆

師古曰一飯三吐食一沐三捉髮以賓賢士故能成太平之化刑措不用罔圖空虛也

齊

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

應劭曰有以九九求見桓公桓公不納其人曰

九九小術而君不納之况大於九九者乎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隲朋自遠而至齊桓遂以霸

師古曰九九計數之書若今算經也匡謂一匡天下也合謂九合諸侯

由此觀之君人者

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

師古曰逸閑也

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

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

其信

師古曰惻至也音口本反

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

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

師古曰勤於鼎俎謂負鼎俎以干湯也鼓刀謂

屠牛於朝歌也

百里自鬻甯子飯牛

師古曰鬻賣也呂氏春秋云百里奚之未遇時也虞

亡而虜縛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悅之獻諸穆公飯牛解在鄒陽傳鬻音弋六反

離此患也

師古曰離遭也

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

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渫而升本

朝

張晏曰與幽也渫狎也汗也言傲與渫汗不章顯也師古曰渫音先列反

離疏釋蹻而享

膏梁

應劭曰離此疏食釋此木蹻也臣瓚曰以繩為蹻也師古曰蹻即今之鞋耳瓚說是也蹻音居畧反

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

師古曰談說之士傳以為

資也

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

冽

師古曰冽風貌也音列

龍興而致雲螭蟀秋吟蜉蝣出以陰

孟康曰蜉蝣渠畧也師古曰螭蟀今之促織也蜉蝣甲蟲也好叢聚而生也朝生而夕死蝣音由字亦作蜉其

音同也

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師古曰乾卦九五爻辭也言王者居正陽之位

賢才見之則利用也

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思語辭也

皇美也言美哉此衆多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

師古曰艾

讀曰

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

師古

曰契讀與高同字
本作契後從省耳

明明在朝穆穆列布

師古曰明明察也穆穆美也

聚精會神相得益章

師古曰章明也

雖伯牙操遞鍾

晉灼曰遞音遞送之

遞二十四鍾各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遞臣瓚曰楚辭云奏伯牙之號鍾號鍾琴名也馬融笛賦曰號鍾高調

伯牙以善鼓琴不聞說能擊鍾也師古曰琴名是也字既作遞則與楚辭不同不得即讀為號當依晉音耳。

宋祁曰景本作號鍾校作遞又注文中當字上當有遞字

逢門子彎烏號

師古曰逢門善射者

即逢蒙也烏號弓名也並解在前也

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

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

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

巨魚縱大壑

師古曰巨亦大也沛音普大反。宋祁曰越本遇作過

其得意若此

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

師古曰胡曷皆何也

化溢四表橫被無窮

遐夷貢獻萬祥畢臻

師古曰臻字與臻同

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

視已明不單頃耳而聽已聰

師古曰單盡極也頃讀曰傾

思從祥風

翱翔與和氣游

師古曰翱翔也

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

師古曰塞

滿也遵遊自然之執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

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响噓呼吸

如僑松

如淳曰五帝紀彭祖堯舜時人列仙傳彭祖殷大夫也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師古曰信讀曰

仲句嘘皆開口出氣也僑王僑松赤
松子皆仙人也句音許于反嘘音虛
眇然絕俗離世哉

師古曰眇然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師古曰亦文王之詩也濟濟威

貌也言文王能多用賢
人故邦國得以安寧也
盖信乎其以寧也是時上頗好

神僊故褒對及之上令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

等放獵
師古曰放士衆大獵也一曰游放及田獵
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

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

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師古曰此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博奕雖非道藝無事爲之猶賢也

奕今之
圍碁也
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
師古曰喜好也

音許
吏反

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

師古曰辟
讀曰譬

今世俗

猶皆以此虞說耳目

師古曰虞與娛
同說讀曰悅

辭賦比之尚有仁

義風諭

師古曰風
讀曰諷

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

遠矣頃之擢褒為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

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

師古曰
之往也

朝夕

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迺歸

師古曰復
音扶目反

太子喜

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

師古曰喜
音許吏反

令後宮貴人左右皆

誦讀之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

宣帝使褒往祀焉褒於道病死上閔惜之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

失召待詔金馬門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

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

師古曰居海中之洲也水中可居者曰洲。宋祁曰海字

上當有大字

廣袤可千里

師古曰袤長也

合十六縣戶二萬三千餘

其民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壹反

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自初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

十餘年間凡六反叛至其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厓至

宣帝神爵三年珠厓三縣復反反後七年甘露元年九

縣反輒發兵擊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

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上與有司議大發軍

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

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為郡久矣今背畔逆節而云

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

師古曰於

六經之內當何者之科條也

捐之對曰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

之策無忌諱之患

師古曰危言直言也言出而身危故云危言論語稱孔子曰邦有道危言

危行

敢昧死竭卷卷

師古曰卷讀與峯同

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

聖域而不優

臣瓚曰禹之功德裁入聖人區域但不能優泰耳

故孔子稱堯曰

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又曰韶盡美矣

又盡善也又曰禹吾無間然矣韶舜樂名間音工覓反

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

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

師古曰此

引禹貢之辭漸入也一曰浸也朔北方也暨及也迄至也

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

者不彊治也

師古曰與讀曰豫

故君臣歌德

師古曰言皆有德可歌頌

含氣

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

師古曰武丁殷之高宗

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

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

而獻

晉灼曰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也張晏曰越不著衣裳慕中國化遣譯來著衣裳也故曰越裳

也師古曰張說非也越裳自是國名非以襲衣裳始此為稱號王克論衡作越裳此則不作衣裳之字明矣

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

師古曰謂昭王也為楚所溺也

齊桓揅其難

師古曰謂襄王也初為太子而惠王欲立王子帶齊桓公為首止之盟以定太子之

位事在左傳僖五年。宋祁曰注文五年當作九年

孔子定其文

張晏曰孔子作春秋夷狄之國

雖大自稱王者皆貶為子

以至乎秦興兵遠攻

宋祁曰郭本去乎字似兩通

貪外

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

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

師古曰卒終也

長城之歌

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

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

男三年而一事

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

時

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

師古曰鸞旗編以羽毛列

繫轎旁載於車上大駕出則陳於道而先行屬車相連屬而陳於後也屬音之欲反

吉行日五十

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

師古曰安之言何所適往

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

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

倡微矣

宋祁曰浙本去求字賂字當作路

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

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孝文廟稱太

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

師古

曰粟久腐壞則色紅赤也。劉奉世曰元狩末漢以伐匈奴馬少不復出征矣捐之之云蓋其誤也或者誤以

建元為元狩歟

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

師古曰校謂數計也

廼探平城

之事

師古曰追計其事故言探

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

富民以攘服之

師古曰攘却也。宋祁曰一作籍兵厲馬越本作籍厲兵馬

西連諸

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

師古曰樂音洛浪音郎

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

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權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

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關傷

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

師古

曰淚流被面以入於口故言飲泣也

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

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

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

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

路

如淳曰席音藉師古曰席即藉也不勞借音

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

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

不忍惛惛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

師古曰擠墜也音子詣反

又子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校助饑饉保全元元也

宋

祁曰校助常作救助

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讎

師古曰詩小雅采芑之詩也蠢初貌

也蠻荆荆州之蠻也言

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

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廼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

師古曰顓與專

同專專猶區區也一曰圜貌也

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

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

師古曰瑇瑁丈甲也

瑇音代瑇音妹

棄之不足惜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

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廼以少府禁錢續之

師古曰少府錢主供天子故曰禁錢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

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

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

以為師古曰為猶用也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對奏上

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

國以為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

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

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

廼從之遂下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為逆今廷議者
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
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

師古

曰辟請曰避
次下亦同

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

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
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
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
處之

師古曰欲有來入內郡
者所至之處即安置也

不欲勿彊珠厓由是罷捐

之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

師古曰談說其長短

以故不得官後稀復見而長安令楊興新以

材能得幸與捐之相善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

缺使我得見言君蘭

張晏曰楊興字

京兆尹可立得興曰縣官

嘗言興瘡薛大夫

張晏曰瘡勝也薛廣德為御史大夫師古曰瘡與愈同

我易助

也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

師古曰於天下最為精妙耳

使君房為尚

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

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

矣捐之前言平恩侯可為將軍

張晏曰許嘉也

期思侯並可為

諸曹

師古曰期思侯當是賁赫之後嗣也而表不載

皆如言又薦謁者滿宣立

為冀州刺史言中謁者不宜受事宜者不宜入宗廟立

止相薦之信不當如是乎

師古曰冀相薦之效當如前所言諸士見納用。宋祁曰

注文士字姚本作事

興曰我復見言君房也捐之復短石顯興曰

顯鼎貴

如淳曰鼎音釘言方且欲貴矣師古曰方且是也讀如木字

上信用之今欲

進弟從我計

師古曰弟但也

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

共為薦顯奏曰竊見石顯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也

持正六年未嘗有過明習於事敏而疾見出公門入私

門

師古曰言自公庭出即歸其家不妄交遊

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為

諸曹又共為薦興奏曰竊見長安令興幸得以知名數

召見興事父母有曾氏之孝

師古曰曾參也

事師有顏閔之材

師古曰顏回閔子騫

榮名聞於四方明詔舉茂材列侯以為首為

長安令吏民敬鄉

師古曰鄉讀曰嚮

道路皆稱能觀其下筆屬

文則董仲舒進談動辭則東方生置之爭臣則汲直

張晏

曰汲黯方直故世謂之汲直

用之介胄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廣

漢抱公絕私則尹翁歸興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

執義不回

師古曰回邪也

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

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廼下興捐之獄令皇后父

陽平侯禁與顯共雜治奏興捐之懷詐偽以上語相風

更相薦譽

師古曰風讀曰諷更音工衡反

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罔上

不道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言讒巧之說殄絕君

子之行震驚我衆

王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

師古曰禮記王制云行偽而堅言偽

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謂人有堅為辯言不以誠質學於非道雖博無用飾非又過辭語順澤不

聽教命有如此者皆誅殺也。劉敞曰不聽而誅者請即王制所云此四誅者不以聽耳何說不聽教命乎

論如法捐之竟坐棄市興減死罪一等髡鉗為城旦成帝時至部刺史

贊曰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也膺當也懲創刈也言

魯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狄南創荆蠻與羣舒以靖難

久矣其為諸夏患也漢

興征伐胡越於是為盛究觀淮南捐之主父嚴安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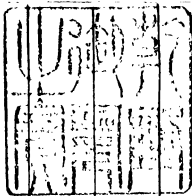
深切著明

師古曰究極也

故備論其語世稱公孫弘排主父張

湯陷嚴助石顯譖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欲鼎亨而得

族嚴賈出入禁門招權利死皆其所也亦何排陷之恨哉



前漢書卷六十四下

前漢書卷六十四下考證

嚴安傳。顧炎武曰鄧伯羔謂安自姓嚴然藝文志曰莊安一篇是安亦姓莊也志之稱莊安班氏所未及改也史記之稱嚴安後人所追改也

終軍傳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票騎抗旌昆邪右社。

臣召南

按此對在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

獲白麟時也昆邪來降其事在二年秋終軍此時何以能預言耶當指元朔六年衛青率六將軍絕幕克

獲而霍去病以票姚校尉立功封冠軍侯耳況去病至元狩三年始為票騎將軍在元年何以預言票騎疑票騎抗旌二語後人所改竄而班氏誤承用也

王褒傳敢不畧陳愚。文選愚字下有心字又虎嘯而洌風龍興而致雲文選作虎嘯而谷風洌龍興而致雲氣又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下有之臣二字

賈捐之傳珠厓由是罷。臣召南按珠厓始為郡在武

帝元鼎六年至元帝初元三年而罷凡立郡六十五

歲

前漢書卷六十四下考證